

春秋詩話



20233

春
秋
詩
話

勞孝與
撰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春秋詩話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春秋詩話

此據嶺南遺書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序

康熙甲辰，余應歲試，識孝輿場中。時羅履先同余寓仙湖，何報之、陳聖取、朝夕相遇，孝輿並締交，稱莫逆。諸子皆學使惠公所賞識，同在師門，風義倍敦也。孝輿性情篤雅，類履先，風致灑灑，類報之。志大則似聖取，惟聖取不修邊幅，頽然自放，與孝輿頗異。余亦疎慵忤物，而孝輿反並愛之。與諸子共爲耐久交，無異也。嶺南舊爲詩數代，有名家。惠公嘗勸及門接武，余善病，不能工。履先天才獨絕，超超元著，余尤喜其贈遺之作，頌不忘規，報之下筆蘊藉，欲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，以合於風人之旨。聖取孤行己意，語多悲痛，孝輿則磊落英多，人謂其五言得王孟風味。然孝輿不徒以詩鳴，思以其才見於世，所謂志大似聖取者。聖取貢入太學後，舉優行，承龍游，孝輿亦膺選拔，令黔相繼沒，才士何多不永耶？澳門司馬張公，孝輿同年生也，分守佛山，訪其孤，得所撰春秋詩話，梓之以傳，屬履先報之，及余爲序。夫慈母於垂絕之兒，置懷以哺，仁人於久荒之墓，樹表以識，公於孝輿，不令言與俱沒，其用心將無同。顧公推是心於有政也，嗚呼！孝輿聖取已矣，余與履先報之，雖幸存，而感念同門，悲深梁木，惠公墓棘與孝輿宿草同漚，無復甄陶劇切，其傷悼何如！惠公著有春秋說，孝輿此書，無乃淵源獨得，微司馬之力，孰知河汾之傳，猶有瓣香未墜耶？余將與履先報之，合刻聖取、孝輿所自爲詩，以不死吾友，爰敘是書，以爲乘韋先。乾隆辛未至日，友弟碧江蘇珥。

For 7/14/20

序

古詩學何爲哉。學以用詩。學以說詩。用詩者如孔子責誦詩以達政專對。訓學詩以能言是也。說詩者如孔子於端木氏卜氏許其可與言。孟子謂咸邱蒙說詩當以意逆志是也。自六藝之教衰而詩學寢微。旂鼎不銘大雅之勳。而里巷莫究先王之澤。士徒抱殘守闕。挾一說以自封。自唐以後。以詩話著者。無慮數百家。君子傷其用之不復見也。或者并其說而失之。此南海勞子春秋詩話所由作也。春秋時詩亡而詩學不亡。一時列國名卿魯有穆叔。晉有叔向。衛有甯俞。國小如鄭子太叔。公孫僑之流。追隨兵車玉帛間。從容揚扃宗祏賴之。故曰登高作賦。大夫之才。言其材智深美。可以與圖政事也。又曰歌詩必類。言各有義。類當從也。類則不踰於言矣。作則施於有政矣。然則春秋其詩學大昌之會乎。聞之文武周召詩之體。三代而上。春秋所以與詩合。毛鄭齊韓詩之末。三代而下。春秋所以與詩分。善學者由分致合。出以用。顯而處以書名。俾邱明有傳。不墮膏肓。宣尼既刪。別開面目。如勞子者。謂非深於詩不可也。謂非深於春秋不可也。漢周磐居貧養母。誦詩至汝墳之卒章。慨然而歎。乃就舉孝廉。唐郭山惲侍中宗內宴。詔各奏伎。山惲獨誦鹿鳴蟋蟀。帝嘉其直。夫猶是詩耳。周磐用以爲孝。山惲用以爲忠。猶有春秋諸大夫之遺教焉。若夫言詩之家。擢漢劉宋均失之愚者。則又何也。是書出其庶可以無憾已。勞子名孝輿。與余同貢禮部。又同辟大科。余不赴。而勞子就試。宰黔中凡十年。卒於官。妻歸。賃兄廬以居。其貧如此。昔孔子讀詩而嘆。

曰。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。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。終之。則勞子之學詩有效。益可睹矣。余故樂爲公諸世。其藏於家者。有讀杜竊餘阮齋文鈔詩鈔若干卷。乾隆十六年。歲在重光協洽。相月既望。宣城年畚弟張汝霖書。

序

少時讀孟子。至詩亡然後春秋作。嘗爲轉一語曰。春秋作而詩乃不亡。聞者或疑之。旣而涉獵諸經。以次而治及春秋。雖文成數萬。其旨數千。所爲維王迹於勿墜者。未易盡窺其涯涘。而華袞斧鉞寓於筆削。大要與風人美刺之意若合符節。始信曩時所言亦非謬而不經也。歲癸丑。予初入粵。客端州署。校閱試卷。時同事者爲江南江寧劉君峩厓。廣東南海勞君巨峯。皆博雅士也。月餘內。樽酒論文。刻燭吟詩。頗極人生韻事。試旣竣。劉君以病去。勞君乃出所著春秋詩話。屬序於予。予心賞其名。及展卷披閱。蓋取左傳中與詩相附者集爲五卷。曰賦。曰引。曰解。曰拾。曰評。類聚羣分。章疏句解。要皆發前人之所未發。其仍繫以春秋者。傳固爲經作也。夫不精一經者。不能治諸經。不精諸經者。不能治一經。學者通患。類多不免。今治一春秋傳。而詩之源流得失。皆於是乎見之。是春秋也。而可作詩觀乎。通是意者。編年紀月。可以觀易。惇庸命討。可以觀書。朝聘會同。可以觀禮。引而伸之。觸類而長之。其爲開拓萬古之心胸。曷有紀極。率僅詩話云爾哉。顧予也。暮景飛騰。才疎著述。往往了於心。而弗克了於手。而勞君以壯年英發。乃能於舊巢故壘中力開生面。且篤其實而藝者書之。確然可以信今而傳後。是則予之所俯仰感懷。中惕息而愧讓弗如者也。遂書以復焉。時雍正癸丑季夏上浣。江右禾川年家同學教弟盛逢潤海觀氏拜題於歸署梅花書屋。

序

吾黨工詩者，素推羅履先。僕與勞孝輿、陳聖取、蘇瑞一，皆不及。顧孝輿善言詩，嘗同飲聖取晚成堂，雨窗夜話，孝輿謂國風淫詩備列，不知所逸何等。宣尼可作，當不受刪詩之誣。又謂陳正字碎琴燕市，無異王右丞主第琵琶，一座首肯。然尚未知其有春秋詩話一書也。未幾，聖取宦越，孝輿宦黔。僕亦沿牒象郡，自是杳不相聞。歲辛未，請告里居，柏園張司馬乃爲孝輿刻此書，屬僕讐校。孝輿故善言詩，此書尤卓然可見者。其詩亦日進而工，而所著阮齋詩鈔，其子無力授梓，弗克表見當世。用是歎司馬之高誼爲不可及也。司馬宦粵十數載，所至以慈惠稱。尤折節下士，士之單寒者，振之。嘗夜雨，乘扁舟訪履先於村塾，又嘗釀金卹詩人汪白岸之貧。昔陳仲舉爲豫章太守，問徐孺子所在，徑造其廬。王東亭作吳郡，與張希祖情好日隆。韓退之贈盧同句，俸錢給公私。蘇子瞻貽呂倚詩，薄少可時助。司馬旣追步古人，茲復有此舉，俾孝輿半生心血，不致泯滅無傳。且使讀是書者，知孝輿之善言詩，因以知孝輿之工於詩，不特孝輿之幸，亦吾黨之光也。獨是孝輿聖取著作相埒，兩人並卒於官，遺文散軼，存十一于千百。責在後死者，僕旣不能如李建中手寫郭集以待上獻，復不能鏤之金石以永其傳。追念二十年前尊酒論文，徒深舊雨之感。視司馬高誼，能勿愧哉！僕亦少有詩筆，老去不復料理。牙生輟絃於鍾子，匠石廢斤於郢人，冥契旣逝，發言莫賞，覆瓿災木。聽之後人，張季鷹云：使我有身後名，不如生前一杯酒。比日方與瑞一共遊醉鄉，且讓

春秋詩話序

履先獨步。九原有知。得毋笑我潦倒也。乾隆辛未重陽日。友人何夢瑤鉞。

右春秋詩話五卷。國朝南海勞孝輿阮齋撰。按先生事迹具見阮通志本傳。暨吳雁山孝廉文集。七先生傳中。七先生者。乾隆初元。吾粵舉博學鴻詞。先生暨許遂、車騰芳、韓海、曹愼、鍾獅、蘇珥七人也。孝廉稱先生神鋒雋朗。令龍泉邑人思之。建勞公書院。畢節有鑄局。洊任者率滿載去。先生則兩袖清風如故也。是書體例。鶴徵錄言之已詳。且謂先生才氣豪放。學亦博瞻。殆並重其人者歟。先生詩教入人最深。春秋時去古未遠。故情往如贈。興來如答。矢口成聲。原有天籟自鳴之致。先生隨手掇拾。各以類從。若以游戲出之。而業已上下千古。經部中無此書也。純用本色說經。鏗鏘匡鼎解頤。得無類此。至如晉人執衛侯一條。引司馬長卿賦。長門爲證。且云橫致千金。稍涉猥鄙。又如原田每一條。引後秦鳩摩羅什善聽風鈴爲證。亦覺擬不於倫。然白璧微瑕。未足爲全書之累。先生沒後。張柏園司馬刻之。顧中多脫誤。如匏有苦葉作匏葉。瓠葉亦作匏葉。僖公作禧公。魯頌作魯誦。叔于田作于田。川池作春池。開卷卽灼知其謬者。其他譌舛正多。不知當時何以率易至此。邇來流佈漸稀。譚玉生廣文篋衍中有是書。爰爲借鈔而重刊之。丙午小寒後一日。後學伍崇曜謹跋。

春秋詩話卷之一

清 南海勞孝輿阮齊撰

賦詩

風詩之變。多春秋間人所作。而列國名卿皆作賦才也。然作者不名。述者不作。何歟。蓋當時祇有詩。無詩人。古人所作。今人可援爲己詩。彼人之詩。此人可廣爲自作。期於言志而止。人無定詩。詩無定指。以故可名不名。不作而作也。記曰。詩言志。在心爲志。發言爲詩。春秋之賦詩者。具在。可以觀志。可以觀詩矣。敍賦詩。

秦穆公享晉公子重耳。公子賦河水。

逸詩義取朝宗於海

公賦六月。趙衰曰。重耳拜賜。公子降拜稽首。公降一級而

辭焉。衰曰。君稱所以佐天子者。命重耳。重耳敢不拜。

賦詩贈餞。春秋始此。兩雄相當。意氣逼人。隱隱有當今英雄。惟孤與使君意。

文公如晉。晉侯享公。賦菁菁者莪。莊叔以公降拜曰。小國受命於大國。敢不慎儀。君貺之以大禮。何樂如之。抑小國之樂。大國之惠也。晉侯降辭。登成拜。公賦嘉樂。

頌不忘規。詩之教也。以樂倡。卽以樂倉。一唱一和。視後人步韻往復者。倍有深情。

甯武子來聘。公與之宴。爲賦淇露及彤弓。不辭。又不倉賦。使行人私焉。對曰。臣以爲肄業及之也。昔諸侯

朝政於王。王宴樂之。於是乎賦淇露。則天子當陽。諸侯用命也。諸侯敵王所愾。而獻其功。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。彤矢百。琫弓矢千。以覺報宴。今陪臣來繼舊好。君辱貺之。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。

此作詩之旨。卽作春秋之旨也。一段大議論。輕輕從杯酒間說出。遂覺魯之郊禘八佾。紛紛無益。祇成妄人。彼初不解淇露彤弓是何物也。大抵當時名卿不乏作賦才。而大識見大學問。如武子者。僅見耳。宜聖人歎爲不可及也。厥後穆叔不拜文王。肆夏一依粉本。其武子詩教遂傳於魯歟。

先蔑之使於秦。迎公子雍也。荀林父止之。曰。夫人太子猶在。而外求君。此必不行。子以疾辭。若何。不然。將及。攝卿以往。可也。何必子。同官爲寮。吾嘗同寮。敢不盡心乎。弗聽。爲賦板之三章。義取其體。獨覽之言也。林父則人其深情此乃如

公如晉。且尋盟。衛侯會公於沓。請平於晉。公還。鄭伯會公於棗。亦請平於晉。公皆成之。鄭伯宴公。子家賦鴻雁。季文子曰。寡君未免於此。文子賦四月。子家賦載馳之四章。文子賦采芣之四章。鄭伯拜。公食拜。鴻雁。自言寡弱。祈相卹也。四月。言已行役之勞。將歸祭未遑也。載馳。更告急也。采芣。言不敢安居也。四詩拉選稱引。各各不言而喻。而當時大國憑陵。小國奔命之苦。淒然如見。

季文子如宋。致女。復命。公享之。賦韓奕之五章。穆姜出於房。再拜曰。大夫勤辱。不忘先君。以及嗣君。施及未亡人。先君猶有望也。敢拜大夫之重勤。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。取思古人而獲我心也。

韓奕。取其事之切。綠衣。略其事而取其意。同時共賦。而各不同。古人不執泥如此。可爲詩法。

穆叔如晉。晉侯享之。金奏肆夏之三。不拜。工歌文王之三。又不拜。歌鹿鳴之三。三拜。韓獻子使行人問之曰。子以君命辱於敝邑。先君之禮。藉之以樂。以辱吾子。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。何也。對曰。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。使臣弗敢與聞。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。臣不敢及。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。敢不拜嘉。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。敢不重拜。皇皇者華。君教使臣曰。必諮於周。臣聞之。訪問於善爲咨。咨親爲詢。咨禮爲度。咨事爲諏。咨難爲謀。臣獲五善。敢不重拜。

意本甯武而屬詞婉至。娓娓動人。不亢不諂。自是對大國之體。可見古人之善脫化處。至其訓詁之精細。直是漢儒玉律金科。

范宣子來聘。告將用師於鄭。公享之。宣子賦標有梅。

欲及時相赴伐鄭也。

季武子曰。誰敢哉。今譬於草木。寡君在君。

君之臭味也。歡以承命。何時之有。武子賦角弓。賓將出。武子賦彤弓。宣子曰。城濮之役。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。受彤弓於襄王。以爲子孫藏。曰也。先君守官之嗣。敢不承命。君子以爲知禮。

草木臭味句妙。有詩情。彤弓之賦。甯武所不敢聽。此則受而不辭。看他請出天子。歸功先君。就詩中藏字牽合自己。遂令賦者受者俱覺有謂。東坡云。作詩必此詩。定知非詩人。詩豈有定指哉。

向之會。將執戎子駒支。范宣子親數之。責其漏洩言語。對曰。昔秦人負恃其衆。貪於土地。逐我諸戎。惠公蠲其大德。謂我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。毋是翦棄。賜我南鄙之田。狐狸所居。豺狼所嗥。我諸戎除翦其荆棘。驅其狐狸豺狼。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。至于今不貳。昔文公伐鄭。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。於

是乎有穀之師。晉禦其上。戎亢其下。秦師不復。我諸戎實然。譬如捕鹿。晉人角之。諸戎犄之。與晉蹙之。戎何以不免。自是以來。晉之百役。與我諸戎相繼於時。以從執政。猶穀志也。豈敢離遏。今官之師旅。無乃實有所闕。以攜諸侯。而罪我諸戎。我諸戎飲食衣服。不與華同。幣幣不通。言語不達。何惡之能爲。不與於會。亦無膏焉。賦青蠅而退。宣子辭焉。使卽事於會。成愷悌也。

青蠅一賦。分明當面指斥。而反勸宣子者。愷悌二字。入人心曲。使人意消。所謂溫柔敦厚之教也。左氏一注。非弄筆姿。乃明戎子一席話得力。却在此耳。然戎亦能賦。可知當時詩教入人之深。夏諸侯之大夫。從晉侯伐秦。及涇。不濟。叔向見叔孫穆子。穆子賦。匏有苦葉。叔向退而具舟。

倉卒師行。矢口成賦。想三百篇久爲諸名卿奚囊中物。

孫文子如戚。孫蒯入。使公飲之酒。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。

喻父子居河上將爲亂階。

太師辭。師曹請爲之。初。公有嬖妾。

使師曹誨之琴。師曹鞭之。公怒。鞭師曹三百。故師曹歌之以怒文子。文子遂作亂。

此詩禍也。然詩不任受過。顧用之何如耳。

春。晉侯與諸侯宴於溫。使諸大夫舞。曰。歌詩必類。齊高厚之詩不類。荀偃怒。且曰。諸侯有異志矣。

拈出一類字。說詩入妙。今之詩人。不戚而憂。未衰而老。無疾而呻吟者。抑何不類之甚。

穆叔如晉聘。且言齊故。晉人辭。穆叔曰。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。是以大請。敝邑之急。朝不及夕。引領西望曰。庶幾乎比執事之間。恐無及也。見中行獻子。賦圻父。獻子曰。偃知罪矣。敢不從執事以同。

恤社稷而使魯及此。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。宣子曰。句在此。敢使魯無鳩乎。穆叔於春秋時賦詩最多。此章兩賦俱感名卿。動容相謝。知其風雅之氣深矣。

季武子如晉拜師。晉侯享之。范宣子賦黍苗。武子興。再拜稽首曰。小國之仰大國也。如百穀之仰膏雨焉。若常膏之。其天下輯睦。豈唯敝邑。賦六月。

詞旨雅令。摘詩之腴。

齊及晉平故。穆叔會孫子於柯。穆叔見叔向。賦載馳之四章。叔向曰。肸敢不承命。

季武子如宋。報向戌之聘也。褚師段逆之以受享。賦常棣之七章以卒。宋人重賄之。歸復命。公享之。賦魚麗之卒章。公賦南山有臺。武子去所曰。臣不堪也。

賦常棣而獲重賄。歸而受大宴。武子亦榮矣哉。抑南山之詩贊國基焉。頌中有譏。是時專政。公室已卑。武子聞而驚避。其宜矣。

晉人執衛侯。齊侯鄭伯爲衛侯如晉。晉侯兼享之。晉侯賦嘉樂。國子相齊侯。賦蓼蕭。子展相鄭伯。賦緇衣。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。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宗祧也。敢拜鄭君之不貳也。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。請衛侯。叔向告趙文子。文子以告晉侯。晉侯使叔向言衛侯之罪於二君。國子賦鸛之柔矣。詩逸子展賦將仲子兮。詩入言晉侯乃歸衛侯。

國君見執。怨鉅矣。仇深矣。豈可以口舌爭哉。二三君子善於解紛。但於杯酒賦咏間宛轉開疆。而晉怒

可平。衛難已解。甚矣詩之善移人情也。長門雖棄。舊愛未忘。長卿僅得詩意。遂橫致千金。小儒從而詔之。抑何少見多怪哉。

齊慶封來聘。其車美。叔孫曰。服美不稱。必以惡終。美車何爲。與之食。不敬。賦相鼠。亦不知也。

鄭伯享趙孟於垂隴。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。趙孟曰。七子從君。以寵武也。請皆賦。以卒君

貺。武亦以觀七子之志。子展賦草蟲。趙孟曰。善哉。民之主也。抑武也不足當之。伯有賦鶉之賁賁。趙孟

曰。牀第之言不踰闔。況在野乎。非使人之所得聞也。子西賦黍苗之四章。趙孟曰。寡君在。武何能焉。子

產賦隰桑有阿。趙孟曰。武請受其卒章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太叔賦野有蔓草。趙孟曰。吾子之惠也。印段賦蟋

蟀。趙孟曰。善哉。保家之主也。吾有望矣。公孫段賦桑扈。趙孟曰。彼交匪敖。福將焉往。若保是言也。欲辭

福得乎。卒享。文子告叔向曰。伯有將爲戮矣。詩以言志。志誣其上。而公怨之。以爲賓榮。其能久乎。幸而

後亡。叔向曰。然。已侈。所謂不及五稔者。夫子之謂也。文子曰。其餘皆數世之主也。子展其後亡者也。在

上不忘降。印氏其次也。樂而不荒。樂以安民。不淫以使之。後亡不亦可乎。

垂隴一享。七子賦詩。春秋一大風雅場也。惟七子中有伯有。正如竹林中有王戎。殊敗人意。厥後被髮

之厲。卒如趙孟所料。倉卒一賦。遂足定終身。此中機括。微哉微哉。非深得於詩者。未易語此也。

建安七子。大歷七子。若明之前後七子。皆以七名。風流勝事相倣如此。或曰。子謂作者七人。亦有所指

云。豈其然歟。